



【步履寻章】

## 一人头上一颗露水珠

□闫红

前几天回老家,看见我爸,他坐在轮椅上,脑梗让他思维有些混乱了。他说他父亲前几天来看过他,跟他说了好多话,他让我转告他父亲,有空时再来看他。事实上我都没有见过我爷爷,在我出生那一年,他就去世了。

但我爸偶尔清醒的一刻,仍有惊人之见。他跟我说:所有人里我最担心你,你想得太多,太累。你干到五十五岁就不要再干了。

说完他期待地看着我,我感觉他的目光很复杂,一方面作为父亲,他不希望我太辛苦,但另外一方面,作为一个信奉奋斗、在奋斗中收获了很多的人,他又不希望我真的无所事事。

我说,不,我要干到八十岁。

我爸欣慰地笑了。

我和我弟聊起来,总觉得我们是特别幸运的人,有这样好的父母。

虽然世间的父母大都爱自己的孩子,但是我们的父母还有爱的智慧,比如说,不是所有的父母,都像我爸那样内核稳定。

遥想许多年前,我跟我弟都是那种超级学渣。我是偏科,语文不用复习也能考第一,其他的成绩基本都是倒数,总分当然也是倒数;我弟还不如我,是均衡得都不行。

我爸的同事跟他说:“我要是你,我都愁死了。”那个同事的娃,就是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,打小成绩出色,一鼓作气考上了某校少年班。她确实没法想象我爸的处境。

我爸是乐呵呵地把这话说给我们听的,没有一点阴阳的意思,他是觉得这个话有点好笑,大家眼里的世界是多么不同啊,他同事觉得愁死人的一双儿女,在他眼里却是天下第一。

就算我们带回来一塌糊涂的成绩单,也不妨碍他坐在餐桌前,笑咪咪地看着我和我弟,说:“我看着我这一双儿女,就像看着一地绿油油的好庄稼!”我至今都记得当时阳光洒了一桌子,像是老天特意给他这段话加的光影。

他笃信他父亲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:“一个人头上一颗露水珠”。这句话的意思是,人人命里自带一份福利,你可以理解成“傻人有傻福”,“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”。当然这话有点绝对,却也中了十之八九。最关键的是,相信这句话,能减少许多不必要的内心消耗,有害无益。

我爸也不是傻乐和,乐观主义的背后还有行动。天下不乏望子成龙的父母,但对于成怎样的龙和如何成龙一无所知,只是看到人家孩子的成功,就觉得自家孩子也得达到那个高度,不然自己面子上过不去。至于孩子是怎样一块料,根本忽略不计。

我爸对人家的孩子也有欣赏赞叹,但不觉得和自己有什么关系。每个人头上的那颗露水珠都是不同的,有着不一样的光芒。他致力于帮孩子找到自己的那颗露水珠。

我五六岁时喜欢听童话故事。这个年龄的孩子,谁不喜欢喜欢听童话故事呢?但我爸看我喜欢讲给别的孩子听,有时候还会召集邻居家孩子演绎其中的情节,就认为我有创作天赋,立马买了一堆童话书,还有一本理论书叫《童话学》。

我是后来才认识到那是一本理论书的,当时虽然看不懂书中的理论,但像剔肉一样,把书中节选的童话全部看完。我后来没能幸运地成为童话作家,但阅读习惯渐渐养成了。

小学二年级开始写作文,我爸成了我最忠实的读者,总能慧眼如炬地发现那些并不被老师欣赏的比喻,并且夸个没完。随着我逐渐长大,我有些文字他无法把握。比如有次我上初二时写了篇文章,说我走在街上,看到三十岁的女人,觉得那才是最璀璨的年龄:有阅历有思想,也积攒下自己的故事,我迫不及待想要赶紧抵达三十岁。

这种少女心情,我爸这样的直男看了就很困惑,但他怀疑是他自己水平不够。他把文章送给他认为最有才华见识的同事王老师去看。王老师看了,连声叫好,并且对表示看不懂的我爸冷嘲热讽。这番讽刺让我爸非常愉快,他觉得女儿超越了他,到了他不能抵达的境界,实在太好了。

总之,那时候但凡有一句话是我写的,我爸就觉得一定好。他还会把我的文章到处投,有些投寄在我看来是异想天开。我随便写一篇关于小猫的文章,他就帮我寄给《人民日报》(海外版),居然就发了。

我二十来岁时候,写了一篇关于《陌上桑》的文章,他看不懂,但他打印出来,投给了《随笔》杂志。那个时候,《随笔》上面发全是名家的文章,我感觉应该不会发自然来稿,不曾想后来真的发了出来。我就是带着那些样报样刊,顺利地找到了工作。

我爸对我弟也是这样。我弟喜欢拍照,有次去淮河边,看到有渔人撒网,随手拍了一张,我爸看了赞叹不已,说:“这张照片太了不起了,说明治淮取得了一定的效果。”他让我弟写了个图片说明,寄了出去,在《中国环境报》上刊发之后,接连被二十多家报刊转载。

现在想来,我爸的育儿之道最重要的一点是,希望孩子有所成,不是因为这样自己有面子,而是想帮孩子更好地塑造自己,所以世间标准影响不到他;再就是他本身具有非同寻常的安全感,从不焦虑,更不会把这种焦虑转化到孩子身上;第三他会竭力帮孩子找路径,比如帮我和我弟投稿,鼓励我们永不放弃。

他的这种育儿方式不但让我们在成长中受益,如今我的孩子学习路上不那么顺利时,我也会想起我爸。如果我爸像我这样焦虑,那我们不会有今天。而我爸当时面临一双学渣儿女的局面都不惊慌,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些真不算什么。我的心情就能平静下来。

我爸帮我们找到的这颗露水珠,还滋养到了第三代。

□郭文德

“前天伊(杨二嫂)在灰堆里,掏出十多个碗碟来,议论之后,便定说是闰土埋着的,他可以在运灰的时候,一齐搬回家里去……”

鲁迅的小说《故乡》中,有这么一段描述,百年后仍无定论。

发现者杨二嫂嫌疑很大。她之前顺走过母亲的一副手套,而发现碗碟这次,“自己很以为功,便拿了那狗气杀,飞也似的跑了”。但闰土,也未必完全清白。因没吃过午饭,母亲“便叫他自己到厨下炒饭吃去”,至少是去过现场。

《故乡》发表,已经是一百多年前的事情了。我读这部作品,也已经四十多年有余。但近日重读,忽然有一种感慨,鲁迅为啥没给自己的好友闰土,还一个清白?

从感性上说,鲁迅是不喜欢杨二嫂的。文章前后,对其尖酸刻薄都写得很生动。“圆规”一样的姿势,处处招人厌的讲话方式让鲁迅透着一股反感——“亏伊装着这么高低的小脚,竟跑得这样快。”字词里无不透着否定。在“爱憎分明”的情况下,读者很容易认为,是杨二嫂在给老实厚道的闰土栽赃。因为她对灰堆的“侦察”显得刻意,仿佛是知道里边有东西才去掏的。而因为草灰意外要被运走,当然得贼喊捉贼,嫁祸闰土。虽然带不走碗碟,但因为揭发有功,理直气壮顺走了一个狗气杀。

而反观闰土,性格老实隐忍,且对主家有旧时情谊,不太可能偷窃。“下午,他捡好了几件东西:两条长桌,四个椅子,一副香炉和烛台,一杆抬秤。他又要所有的草灰(我们这里煮饭是烧稻草的,那灰,可以做沙地的肥料),待我们启程的时候,他用船来载去。”如果是想要碗碟,那么来船时一块拉着好了。因为“母亲对我说,凡是不必搬走的东西,尽可以送他,可以听他自己去拣择”。在这样的情势下,老实巴交的闰土还用选择去偷吗,再加进几个碗碟又何妨?此处作者明显给出了暗示,闰土没有“作案”的动机。

原本活泼健壮的闰土,变得沉默木讷,这种转变是鲁迅最为深刻的“意难平”。而“闰土”这个人物,曾被郁达夫先生评价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典型的农民形象之一。日本汉学家竹内好先生评价说,《故乡》是鲁迅文学中“绝望与希望”的典型体现。小说结尾“路”的哲理性收束,正是这种坎坷长路中,微弱希望的隐喻。包括其中“我”鼓励侄子宏儿与闰土的儿水生结伴,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澄清:“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,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……”

然而,有关草灰里这段公案,以了无定论的形式匆匆了结,也许是一种有意的留白。

比如让人生厌的杨二嫂,是不是也会被无端猜忌而导致“蒙冤”呢?作为老街坊,帮着防范一下外人,也不算过分,何况杨二嫂又是一个好事之人。所以,这段底层人之间的提防,恰恰展现出了旧社会乡土中国的凋敝,揭示了人性的异化,人与人之间不该有的隔膜。

《故乡》对于这个细节的阐述,揭露了市俗者的自私,以及底层民众信任的崩塌。鲁迅并没有揭露谜底,却暗暗地展现了群体心理的每一个细微的跳动。相反,如果真的揭晓答案,就剪掉了小说飞翔的翅膀,也太便宜了始终想着刨根问底的读者。朦胧是一种美感,留白是一种空间。到底谁偷走了碗碟,鲁迅先生只负责出题,答案自己选,他只在天堂微笑。

当代著名作家毕飞宇先生曾在演讲《什么是故乡》中谈到这段设计,大家非常期待他能给出一个确切答案。没想到毕飞宇给出的答案,却是“不好说”——“那十几个碗碟究竟是被谁埋起来的?是‘圆规’干的?还是闰土干的?那就不好说了。我只想说,一个短篇,如此圆满,还能留下这样一个悬念,实在是回味无穷的。”果然是贵人言少,沉默是金。

其实,在鲁迅的笔下,关于“偷”的段子不少。如《孔乙己》中读书人的“窃书不算偷”,《社戏》中孩子们偷六一公公的罗汉豆。这些行为的情境不一样,结果也不一样。在这个草灰中的留白里,鲁迅先生却用一种有意的“退让”,留下了关于人性是非的悬念。所谓经典,在于读之有味,似乎可以随地复活。如同人的体温,不感觉凉,也不至于发烧,一直具备生命的温度。或许,草灰之中只有“留白”而无真正的“清白”,恰恰就是真相。

【读家心闻】

草灰里的留白